

# 东盟崛起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关系

## ——自我认知变化与对外战略调整

王玉主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摘要:**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以来,中国东盟经贸关系持续发展,但南中国海问题不断升温成为双边关系深化的瓶颈。东盟经济发展与地区身份变化显示,东盟在过去20多年里也经历了一个崛起过程。东盟的崛起改变了其自我认知,并引起其对处理与大国关系战略的调整。具体来说,东盟为维护地区“中心地位”选择以更积极的“战略性疏远”手段维护大国平衡结构。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与其他大国关系进展速度明显落后的情况下,东盟利用南海问题平衡与中国日益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东盟大国战略的这种调整,对中方以深化中国东盟相互依赖关系为主导原则的一系列倡议和措施形成了很大挑战。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利益对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的捆绑功能会不断减弱,为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中国需要创新合作思路。

**关键词:**东盟崛起;认知变化;战略性疏远;中国东盟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22.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6)02-0001-11

DOI:10.14073/j.cnki.nywtj.2016.02.001

中国东盟关系在过去20多年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进展,在从对话伙伴向战略合作伙伴转变的过程中,中国东盟构建了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2013年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把确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的10年定义为“黄金10年”。这种概括说明中方对与东盟关系的认知是积极的,而“钻石10年”目标的提出,则进一步说明了中方对中国东盟关系的积极预期。但随之发生的中国与东盟部分成员围绕南海领土争端的升温,却在提醒我们建设双边关系“钻石10年”面临的巨大挑战:<sup>[1]</sup>一方面是南海争端引起了国际力量的介入,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sup>①</sup>另一方面是东盟及东盟成员的南海政策进入调整,给地区安全格局带来新的不确定性。<sup>[2]</sup>按照这种分析,中国东盟关系的困难局面是比较难改善的。但也有分析认为中国东盟之间目前存在

收稿日期:2016-03-01

基金项目:中国—东盟研究院“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CWZD201402)

作者简介:王玉主,男,山东诸城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sup>①</sup>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015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提出了美国加强介入东南亚事务的具体建议,详见胡向春《东南亚地缘政治中心与美日联盟》,《防务视点》2015年第11期,第12-15页。关于印度对南海政策的调整,参见葛红亮《“东向行动政策”与南海问题中印度角色的战略导向性转变》,《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7期,第17-28页。

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东盟不适应中国崛起对地区权力结构造成的冲击。<sup>[3]</sup>按照这种逻辑,中国东盟关系的改善是可以期待的。因为随着时间推移,东盟国家逐步适应中国崛起及其带来的各种影响后,中国东盟关系就会向正常状态回归。

但东盟国家一定能适应中国崛起吗?如果能,适应周期要多长?弄清这些问题对处理中国东盟关系很重要。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互动性来看,东盟对中国的认知是回答这些问题的前提之一。这方面国内外已经有不少研究,并形成了几乎对立的观点。<sup>①</sup>但多数分析东盟对华认知的研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核心变量是中国崛起。全面认识中国东盟关系却需要我们对东盟进行解读,在探讨中国崛起这个因素的同时,还要仔细考察东盟所发生的变化。例如,东盟自身的崛起就是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变量,<sup>②</sup>因为分析东盟应对中国崛起到底采取制衡还是扈从,就要弄清楚东盟自身的现实情况。目前已经有研究认为东盟选择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两头下注,<sup>[4]</sup>但这只是一种行为描述或策略总结。对中国来说,弄清东盟采取的对华战略背后的因素则更加重要。

可见,有必要将东盟作为分析中国东盟关系的重要单元,分析东盟自身变化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为此,文章将建立一个简单分析框架,揭示东盟崛起对其自我认知变化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外战略调整,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未来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接下来的第一部分将首先分析使东盟产生崛起认知的一些因素。对于快速崛起的中国来说,东盟崛起的事实很容易被忽视,但这却是影响东盟对外认知的一个重要变量,它意味着在处理中国东盟关系时,我们正面对一个变化中的东盟,这是第二部分重点探讨的内容。第三部分集中分析东盟崛起下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趋势,最后是本文的简要结论。

## 一、东盟崛起:一个被忽视的变量

二战后,东亚地区曾经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造就了经济增长的“东亚奇迹”。自那以后,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的相继崛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中国崛起也因此成了研究地区格局变化以及中国东盟关系的学者关注的变量。<sup>③</sup>历史地看,东盟成员一直是东亚经济奇迹的共同创造者,只是因为东盟成员作为个体规模不是太大,而作为整体的东盟又略显松散,因此被各方所忽视。当然,规模的重要性是不能否认的,这也是中印两国经济发展倍受注目的原因。但纵向来看,同一时期处在中国和印度增长光环下的东盟无论是在经济增长还是一体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换句话说,东盟也处在崛起之中。

### (一) 东盟总体经济规模越居世界前列,人均GDP大幅提升

东盟成立于1967年,当时只有5个成员。主要得益于冷战结束后的不断扩大,东盟发展到今天包括10个东南亚国家的局面。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统计,东盟总人口已经从1990年的4.4

---

① 聂文娟在自己的研究中对这些观点做过综述性探讨,并认为东盟是把中国看作“邻居大国”。参见聂文娟《东盟对华的身份定位与战略分析》,《当代亚太》2015年第1期,第21-37页。

② 2014年,东盟与东亚经济研究所(ERIA)出版《东盟崛起:2015年之后的东盟和东盟经济共同体》一书,首次明确提出东盟崛起这个问题。参见Ponciano Intal, Jr., Yoshifumi Fukunaga, et al., *ASEAN Rising: ASEAN and AEC Beyond 2015*, Jakarta: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2014。但对东盟崛起的关注目前还比较少。2012年张蕴岭教授等人的文章提到了东盟崛起问题,但探讨的重点放在了区域合作的影响而不是中国东盟双边关系方面。参见Zhang Yunling, Shen Minghui, “Emergence of ASEAN, China and India and the Regional Architecture”,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20, No. 4, 2012, pp. 92-107。

③ 东盟专家很早就注意并开始探讨中国崛起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例如Chia Siow Yue and Chalongsob Sussangkarn,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ASEAN”,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No. 1 (2006), pp. 102-128。

亿多增加到 2013 年的超过 6.17 亿。<sup>①</sup>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东盟 10 国 GDP 总量位居全球第七位。表 1 提供了比较视野下东盟 1980 年以来的 GDP 发展情况:东盟 GDP 总量 1980 年为 2,204.79 亿美元,到 2013 年已经增长到 24,187.89 亿美元,增长约 9.9 倍。尽管比同期增长接近 30 倍的中国逊色,但略高于印度同期的增长(约 9.4 倍),远高于同期世界总体的表现(约增长 5.2 倍)和不含中国的发展中经济体的表现(约增长 6.9 倍)。

表 1 1980 年以来东盟的 GDP 变化 (单位:亿美元)

	1980	1990	2000	2010	2013
东盟	2,204.79	3,672.43	6,143.21	19,138.20	24,187.89
中国	3,065.20	4,044.94	11,928.36	59,497.86	93,189.01
印度	1,847.61	3,267.96	4,677.88	17,047.95	19,244.52
发展中经济体	26,099.92	39,479.70	71,036.71	211,386.57	274,973.69
发展中经济体(不含中国)	23,034.72	35,434.76	59,108.35	151,888.71	181,784.68
美国	28,784.56	60,118.87	103,589.08	150,584.96	169,110.86
世界	120,432.16	226,038.49	328,579.37	644,006.85	746,007.01

资料来源: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14.

这种变化反映的是东盟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根据联合国贸发署 2013 年的统计,东盟 1986—1990 年年均 GDP 增长 7.02%,1991—1995 年年均 GDP 增长率为 7.48%,虽然受 1997 年金融危机影响经济总体表现欠佳,但进入 21 世纪后又开始进入稳定增长阶段,2001 年以来年均 GDP 增长率超过 5%。但我们也看到,由于东盟多数成员走的是外向型发展道路,因此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很大。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 年“9·11”事件以及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等都对东盟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其中既包括出口下滑造成的影响,也包括汇率变化造成的冲击。尽管如此,东盟 GDP 占世界 GDP 的份额仍实现了较大增加,从 1980 年的 1.83% 提升到 2013 年的 3.23%。同期,东盟 GDP 占美国 GDP 的份额从 7.66% 上升到 14.3%。

这种表现虽然没有中国的增长给人印象深刻(见图 1),但也在提升了东盟国际地位的同时,大大改善了东盟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如表 2 所显示的,1990 年以来的 20 多年里,东盟各国的人均 GDP 平均增长了 4.7 倍,其中增长最快的越南为 19.8 倍,增长最慢的文莱也达到 2.9 倍。到 2013 年,老挝、缅甸、柬埔寨等传统落后国家的人均 GDP 都超过了 1000 美元,新加坡和文莱的人均 GDP 更是分别位列全球第七位和第二十位。这一切都足以使东盟各国感受到自身力量的上升。

表 2 东盟成员国人均 GDP 对比 (单位:美元)

国别	1990	2000	2010	2013	2013/1990
文莱	13702	18087	30882	40006	2.9
柬埔寨	187	300	783	1024	5.5
印尼	701	789	2947	3478	5
老挝	204	309	1054	1540	7.5

① 为便于比较,1990 年数据是当时 10 个东南亚国家的合计数据。

续表

国别	1990	2000	2010	2013	2013/1990
马来西亚	2612	4167	8754	10445	4
缅甸	123	150	799	1146	9.3
菲律宾	793	1043	2136	2760	3.5
新加坡	12875	24069	45619	52604	4.1
泰国	1561	2023	5090	6097	3.9
越南	94	385	1320	1860	19.8
东盟平均	828	1171	3212	3917	4.7

资料来源: 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14.

(单位: 10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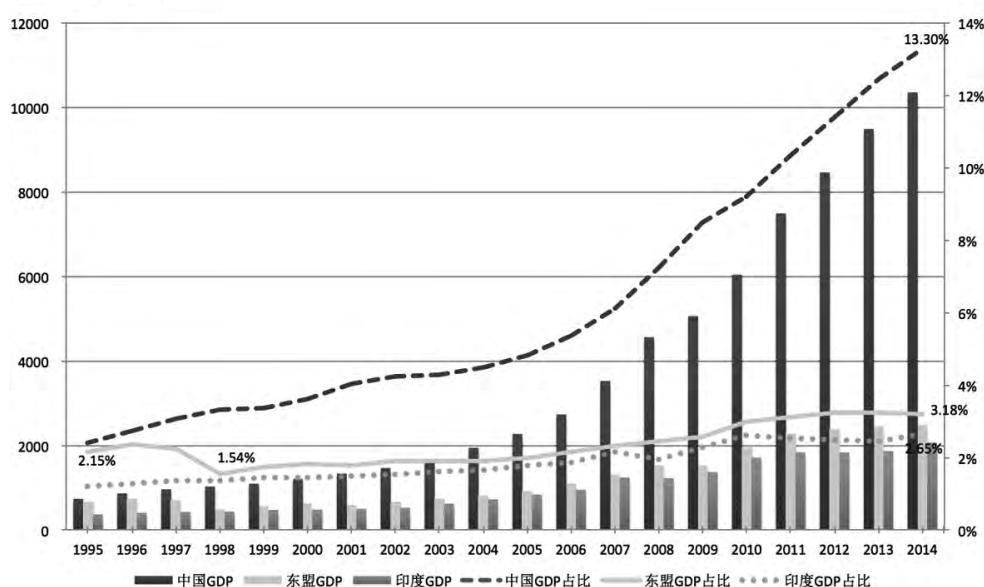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东盟及印度 GDP 增长情况比较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著《2015年世界发展指标》姜睿等译,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5年。

## (二) 东盟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互动关系日益深化

二战后,多数东盟成员都先后走上了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这种模式的特点决定了东盟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过去20年间东盟外贸依存度平均值达到了140%,而同时期中国与印度的数据分别为46%、38%。图2是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绘制的东盟对外贸易(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增长情况。自1995年以来,东盟对外贸易增长虽然先后被1997年金融危机、“9·11”事件以及美国次贷危机所打断,但总体增长趋势并没有发生变化,对外贸易总额从不足8200亿美元增长到超过3万亿美元,在世界贸易总量大幅增长的情况下维持着6.6%左右的份额。

除了贸易,东盟还通过投资与世界形成越来越密切的互动。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东盟长期以来吸引着大量的国外直接投资。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2014年发布的《亚太贸易与投资报告》中指出:亚太区域对投资商仍具吸引力,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占了38%,其中中国与

东盟最具吸引力。<sup>[5]</sup>从2006年到2014年的统计数据看,东盟自身、欧盟以及日本依次为东盟的前三大FDI来源地。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增长很快,正在成为东盟的主要外资来源地(见表3)。新加坡是域内FDI流入份额最大的国家,2013年达到了49.6%,而越老柬缅4国吸引的投资份额相对较少。<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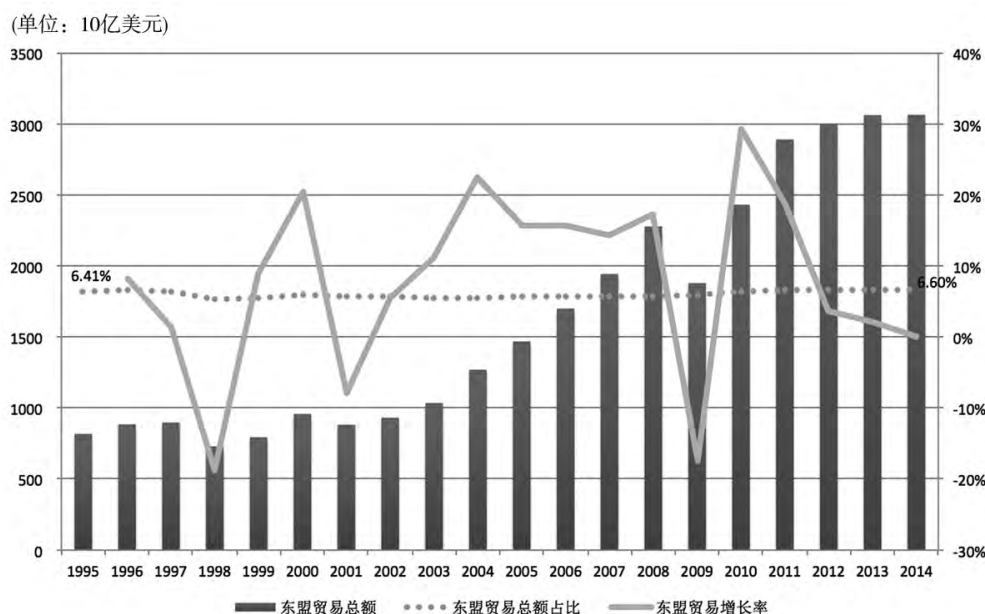


图2 1995—2014年东盟贸易总额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著《2015年世界发展指标》姜睿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

表3 2006—2014年东盟FDI主要来源地 (单位:10亿美元)

来源地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累计
东盟	8.69	9.63	10.45	6.67	15.2	15.23	20.66	21.43	24.38	132.34
欧盟	14.59	22.07	9.45	8.6	19.02	29.69	18.09	26.98	29.27	177.76
日本	10.16	8.8	4.29	3.92	11.17	9.71	23.78	22.9	13.38	108.11
美国	4.07	10.8	3.12	5.22	12.29	9.13	11.08	3.76	13.04	72.51
中国	1.96	2.13	0.95	1.97	4.05	7.86	5.38	8.64	8.87	41.81
香港	1.17	1.95	1.88	5.65	1.74	4.27	5.03	4.52	9.5	35.71
韩国	1.45	2.44	1.53	1.8	4.3	1.74	1.71	3.52	4.47	22.96
澳大利亚	0.55	2.24	1.09	0.99	4	1.53	1.83	2	5.7	19.93
台湾	0.52	1.09	1.63	1.12	1.03	2.32	2.24	1.32	2.81	14.08
加拿大	0.2	0.39	0.55	0.75	1.3	0.77	0.92	0.85	1.26	6.99
小计	43.36	61.54	34.94	36.69	74.1	82.25	82.6	95.92	112.68	624.08
其他	20.55	23.38	14.75	11.24	26.26	15.29	31.68	26.46	23.5	193.11
总额	63.91	84.92	49.69	47.93	100.36	97.54	114.28	122.38	136.18	817.19

资料来源:2006—2013年数据来自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4, p. 110; 2014年数据来自 ASEAN Investment Report 2015, p. 231.

### (三) 东盟一体化步伐加快 作为区域合作中心的地位不断提升

东盟在经济层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其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物质基础。但其崛起不完全表现在经济本身,东盟在东亚合作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也是东盟受到关注的重要方面。东盟自1992年开始推动东盟自贸区建设,在区内贸易投资一体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sup>[7]</sup>但真正把东盟推上地区合作平台的是“10+3”合作框架的出现以及开始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10+1”合作。东亚地区特殊的力量结构,使日本和中国无法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地位,<sup>[8]</sup>因此在东亚合作中形成以东盟为中心的“轴-辐”结构。

内部一体化水平对东盟维护中心地位来说是个重要因素,因此非常注重加强内部合作,提高自己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作用的能力。<sup>①</sup>共同体建设是东盟到目前为止推动一体化建设最严肃的措施。与以往突出经济合作不同,东盟进入21世纪之后提出的共同体建设包括经济共同体、政治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涵盖了东盟区域合作的各方面,原本计划到2020年完成的共同体因为地区合作形式的发展也在8年前提前到2015年底。尽管东盟可能无法按期完成共同体建设蓝图确定的一系列目标,<sup>②</sup>但东盟在推动地区合作上的中心作用还是越来越得到各方的支持。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推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sup>③</sup>2015年11月,东盟第二十七次领导人会议发表声明,宣布东盟共同体建成。<sup>[9]</sup>虽然这次东盟把共同体建设的部分目标留作后2015议程,但共同体建成仍会一定程度上加强东盟作为地区合作中心的作用。

总体而言,东盟在过去20多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只是被规模更大、表现更突出的中国的光环所遮掩。目前的东盟,无论是其GDP规模还是国际贸易额都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相较于其他发展中世界,东盟的经济成就使探讨东盟崛起问题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回到当前东亚的国际格局中就会发现,良好的经济表现开始反馈到东盟的自我认知上,因此东盟比以往更加关注自身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而在其通过大国平衡战略编织起来的国际关系网络中,行为也变得更加自信。这说明能力的提升在对自我认知的塑造中,而自身能力的提升在与外部力量的交流与反馈中,已经塑造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东盟。

## 二、东盟崛起的影响:自我认知变化与对外战略调整

东盟崛起不是大国竞争意义上的崛起。<sup>④</sup>因为东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走上超国家集团的发展道路,内部发展也很不平衡,这使它无法以一个集团的形式走向崛起。之所以从崛起视角探讨东盟取得的成就,是要以东盟的经济发展以及地区角色变化作为分析东盟行为的重要影响变量,探讨东盟综合能力提升、地区地位加强对其自我认知的影响,以及对外关系战略方面的调整。

### (一) 崛起与自我认知变化

崛起伴随着自信的提升,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东盟对“中心地位”认知的强调。东盟崛起是下

---

① 东盟很清楚自己在东亚合作中的地位一直被比作“小马拉大车”。翟崑曾对这个问题作过探讨,参见翟崑《小马拉大车?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地位作用的再认识》,《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第9-15页。

② 东盟共同体建设中期评估认为东盟无法按时完成所有建设任务(ERIA, *Mid-Term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AEC Blueprint: Executive Summary*, October 2012, www.eria.org.) ,但2014年下半年举行的东盟第二十五次领导人会议期间东盟发布的信息显示,到那时共同体建设目标已经完成80%,传递出比较乐观的信号。

③ 为了克服东亚经济合作中存在的“10+3”和“10+6”两个框架安排之间竞争造成的影响,东盟提出了建设包括东盟自身以及中日韩澳新印6方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倡议,很快就得到了6方的支持。

④ 这里所说的“崛起”,是借用前述ERIA研究成果中提出的概念,是从英文rise翻译而来。或许也可以翻译成“兴起”,比如大家熟悉的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其中的rise一词就没有译成“崛起”。

面两个量变积累结果:一是长期快速增长后经济实力的增强;二是共同体建设提高了内部一体化水平,使东盟作为地区集团的存在感和国际地位大大提升。这说明,东盟“中心地位”作为一种自我认知,虽以自身能力提升为基础,但也接受国际社会对其实力崛起的反馈。换句话说,外部大国对东盟的支持和认可强化了东盟对其“中心地位”的自我认知。而大国对东盟态度转变的背后又都包含着中国崛起因素,<sup>①</sup>因此可以说东盟国际地位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国崛起所放大。

从地区秩序角度看,中国、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大国以不同方式加强在东南亚的存在与影响,并在这个地区形成了形式上以东盟为主体、各大国展开博弈的复杂的战略格局。<sup>[10]</sup>东盟很清楚,无论外部大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支持是处于地缘政治还是经济利益考虑,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的计算。因此对东盟来说,在大国博弈的结构中找好平衡点虽然也很关键,<sup>②</sup>但自身能力和水平是维系这种结构稳定的重要基础。因为东盟崛起,特别是经济实力的提升使任何大国都不会轻易放弃东盟,东盟在处理与任何大国的关系时就可以更自信地坚持自我立场,并把其他各方对东盟问题的关切转化为自己话语权的一部分。实践中我们看到,最初东盟是很不自信地坐上东亚合作驾驶员位置的,2007年发表的《东盟宪章》也只是把中心地位作为追求目标。最近几年,东盟不仅安心接受了东亚特殊力量格局为其提供的区域合作中心地位,而且开始更加主动地谋求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作用。这种进取心在东盟当仁不让地主导 RCEP 进程中得到很好的表现。<sup>③</sup>

## (二) 东盟地区战略的调整

东盟对其“中心地位”的主动维护,表现在对于内部一体化建设的加强,但更为重要的是东盟对地区权力结构的关注。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自我认知越来越积极,处理国际关系的战略越来越主动。

1、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冷战结束后,长期单边依附西方的东盟发现先前存在于东西两个阵营之间的鲜明对抗界线突然模糊,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在冷战时期给予东盟的经济支持迅速减少。对以出口导向作为整体发展战略的东盟来说,转而与此前的敌对方发展经济合作关系成为迫不得已的步骤。在维持与美日等大国关系的同时,东盟采取拉近与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之间关系的战略,这一做法被总结为“大国平衡战略”。<sup>[11]</sup>从操作技巧角度看,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改变以前敌我分明的立场,与地区乃至全球大国建立政治、经济联系,并试图与主要大国保持等距离外交。具体到经济合作领域,东盟从2001年推动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始,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轴-辐”型自贸区结构。二是从政治、经济关系两个方面平衡与各大国之间的关系。在构筑与各大国的等距离外交关系结构时,东盟采取的是从易于推动的领域入手。例如,对政治安全合作存在困难的双边关系,选择从经济合作入手。在这方面东盟与中国关系的发展最为典型。冷战结束之初,中国东盟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都很弱。从构筑大国平衡结构的目标出发,东盟接受了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搁置争议”的倡议,并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积极开展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中方倡议下积极成功与中国建成双边自贸区。作为这种灵活策略的结果,中国东盟关系很快成为东盟与大国之间“轴-辐”结构的一根重要辐条。

东盟这种与各大国保持等距离、脚踏多只船的战略,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被动的战略,它是亚太

<sup>①</sup> 例如,印度关注东盟,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崛起的“刺激”。葛红亮《“东向行动政策”与南海问题中印度角色的战略导向性转变》,第23页。

<sup>②</sup> 关于东盟领导地位的研究实际上隐含着这一政策建议。参见 Kim Min-hyung, “Why Does A Small Power Lead? ASEAN Leadership in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Pacific Focus*, Vol. XXVII, No. 1, 2012, pp. 111-134.

<sup>③</sup> 与以往不同,东盟在推动 RCEP 合作中主动性明显加强,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2012年8月东盟第十四届经济部长会议制定通过《RCEP 谈判的指导原则和目标》后,才与 RCEP 其他成员一起协商通过这个文件。

地区国际关系在后冷战时期突然缓和的情况下,东盟寻求通过与各方合作来保证自身安全并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举措。大国平衡战略描述了东盟在后冷战时期所处的地区秩序格局,也正是大国平衡战略的选择才使东盟获得了东亚合作“中心地位”。但大国平衡结构之所以能够维持,首先是因为各大国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关系。在这种状态下,任何大国都不追求对东盟的绝对影响力,并能容忍东盟与其他大国开展政治经济合作。这种条件性所暴露的是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被动性,因为一旦大国关系发生变化,东盟就不得不作出战略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

## 2、东盟对外战略的主动调适

虽然受到内外危机的几次冲击,但东盟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的成就还是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东盟通过大国平衡战略在后冷战地区秩序中维护其“中心地位”,并因此而获得这种地位所带来的功能性权利。<sup>[12]</sup>中国经济出人意料的快速崛起,对地区秩序形成冲击,<sup>[13]</sup>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亚太地区已经陷入新的安全困境。<sup>①</sup>东盟对这种变化很敏感,自然会采取措施应对这种新的环境。吴翠玲对东盟 21 世纪以来对外战略进行过深入探讨,认为东盟在中国崛起的冲击下试图通过一种“全面结网”战略塑造稳定的外部环境。<sup>[14]</sup>尽管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东盟对其所面对的地区秩序的塑造能力,但这种观察本身说明东盟进入 21 世纪后对外战略的努力已经被敏感地觉察。鉴于地区秩序重构还在进行中,还不能轻易认为东盟已经放弃大国平衡战略。

东盟当下对外战略的调适是受其崛起认知影响的:一方面,东盟在地区层面主动维护以自我为中心的合作架构。因为东盟“中心地位”的获得与地区力量机构平衡息息相关,“10+3”合作架构其实是东盟“中心地位”的一种外在表现。面对地区秩序环境的变化及其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可能剥夺,自身能力提升并因此发生自我认知改变的东盟没有被动接受,而是依托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地缘优势积极构建新的合作平台以维护自身地位。<sup>②</sup>另一方面,采取战略性疏远策略维护大国平衡结构。东盟所维护的大国平衡结构,不仅表现在东盟与各大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政治交往上,也取决于各方对与东盟的相互关系以及他方与东盟相互关系的平衡性的认知。对东盟来讲,在大国平衡结构中,与任何一方关系的不对称深化都将对平衡的维持造成威胁,除非与其他各方的关系在短期内也能取得同步的发展。这里所说的战略性疏远,是指东盟在面临与某个大国的双边关系快速发展,而与其他大国关系无法同步深化时,对正向发展的双边关系做逆向调整,以避免一组双边关系过快拉近而破坏大国平衡结构,进而陷入在某几个大国之间“选边站”的被动局面。

## 三、“战略性疏远”与中国东盟关系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东盟之间已经建立起十分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sup>③</sup>中国也从东盟最普通的合作伙伴发展到全面战略伙伴。毫无疑问,这种利益捆绑型的双边关系是成功的。但必须看到的是,这不仅是中方积极推动经济合作的结果,更因为中国与东盟构建双边依赖关系的努力也符

---

① 有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在深化了东亚经济相互依赖的同时,也在安全方面造成困境。参见俞敏浩《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以中日韩三国的东亚地区合作外交为中心的考察》,《沿边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48卷,第5-13页;王浩《中国崛起与东亚安全困境:界定、解析及应对》,《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6期,第40-50页。

② 地区环境变化实际上使“10+3”合作陷入困境,以“10+3”为背景的东亚自贸区因此在两轮二轨层面的可行性研究后都被搁置。面对这种局面,东盟提出建设“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虽然在实际推进中,RCEP面临不少挑战,但对东盟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承载东盟“中心地位”的平台。

③ 2015年,东盟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中国早已成为东盟以及多个东盟成员的最大贸易伙伴,东盟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不仅如此,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特别是下一步“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也将迅速上升。



合东盟的利益关切。<sup>[15]</sup>因此,当东盟崛起引起其对外战略调整时,就需要从双边关系建构角度考虑这种调整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相应调整我们的双边关系经营模式。

### (一) 以经济利益捆绑为基础的中国东盟关系

中国东盟合作是从经济领域取得突破的。在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的10多年中,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不断加快。目前双方都是对方的重要经济伙伴,在东盟的对话伙伴中,其与中国的贸易相互依赖程度最深。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深知自己的和平与发展身系亚洲,<sup>[16]</sup>因此对中国东盟关系十分看重,而现实是中国对东盟的经济重要性正在下降,<sup>[17]</sup>积极对外政策指导下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因此把双边经济更深层次的一体化作为指向。<sup>①</sup>正常状态下,作为这种安排的结果,未来的中国东盟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将进一步深入。但当中国认为中国东盟关系会因为这相互依赖而更加稳固时,东盟却在担心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主导和政治影响。<sup>②</sup>因此,在东盟自我认知发生变化、因为维护东盟“中心地位”而选择从战略上疏远中国时,中国长期以来采取的以经济合作促进双边关系的战略将面临很大挑战。

### (二) “战略性疏远”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

随着中国崛起作为一种事实被接受、被感知,日益深化的相互依赖关系在中国东盟关系之间变得敏感起来。<sup>③</sup>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东盟相互依赖关系的建立和深化,是中国构建和平、合作的区域观回归的结果。<sup>[18]</sup>国际上也有观察者对中国构建经济相互依赖的努力给予支持,认为这更符合现状国特点,<sup>[19]</sup>但仍有人更倾向于认为中国在搞中国中心主义。<sup>[20]</sup>当然,崛起中的东盟作为中国东盟关系中能动的一方,对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认知将直接影响到其处理对华关系战略。

实践中,关于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问题还处在争论中。<sup>④</sup>对东盟来说,这意味着地区权力结构的某种变化,但即便东盟接受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东亚地区已经形成某种“二元结构”的观点,<sup>[21]</sup>也仍然没有充分的理由放弃大国平衡战略。事实上,东盟正在以维护和巩固大国平衡下的地区“中心地位”诉求作为中国东盟关系的认知基础,并在此认知基础上形成应对日益深化的中国东盟相互依赖关系的策略,即“战略性疏远”。具体来说,与冷战后东盟不断强化与中国、印度等大国的关系、构建大国平衡结构时的做法不同,东盟对华采取的“战略性疏远”是以东盟崛起为前提、以地区“中心地位”认知确立为基础,在其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无法保持同步发展的情况下,东盟选择以南海问题疏远中国,<sup>⑤</sup>维持与各大国的整体关系基本平衡的策略。因此,东盟的这种做法不能被认为是制衡中国,<sup>⑥</sup>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两头下注”,而是一种以维持适度政治摩擦来制衡经

① 魏民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的目的之一就是塑造中国东盟双边关系。参见魏民《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问题与方向》,《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第127-140页。

② Chan认为无论有无“一带一路”,中国都会加强对东南亚的经济主导和政治影响。见Irene Chan,“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Emerging Domestic Debates”,*RSIS Commentary*, No. 053-13 (March 2015), [www.rsis.edu.sg](http://www.rsis.edu.sg).

③ 不仅东盟担心被中国所主导,美国也担心中国的以经济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在东亚形成影响力。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提出一系列加强与东盟关系的建议,所针对的就有中国地区影响力上升问题。参见胡向春《东南亚地缘政治中心与美日联盟》。

④ 美国被认为仍将维持霸权地位。见Joseph S. Jr. Nye,“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ll Not Be a ‘Post-American’ World”,*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2012), pp. 215-217; Richard Saull,“Rethinking Hegemony: Uneven Development, Historical Blocs, and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2012), pp. 323-338.

⑤ 聂文娟的研究认为,东盟对中国所作出的“邻居大国”定位本身就要求东盟与中国保持安全距离。参见聂文娟《东盟对华的身份定位与战略分析》,《当代亚太》2015年第1期,第21-37页。

⑥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周边国家并没有制衡中国崛起,对东盟来说,这应该是一种正确判断。见Steve Chan,*Looking for Balanc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wer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济相互依赖快速深化的战略。东盟处理对华关系这一策略的形成,意味着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新阶段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中国东盟的经济合作还在继续,但围绕南海问题的冲突却愈演愈烈的趋势。对于这种局面的出现,有研究把问题归结为中国在处理与东盟关系时没能很好展示自己的软实力。<sup>[22]</sup>这当然有其道理,但地区秩序变动条件下东盟采取的对华战略性疏远却是中国东盟关系现状更关键的解释变量。在这一策略指导下,东盟虽不会拒绝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但为了维护大国平衡格局而疏远中国的做法,<sup>①</sup>将使中国目前采取的包括“2+7”合作方案在内的各种深化与东盟关系的措施无法发挥预期作用。因为东盟对经济利益的实用主义追求,决定了东盟不会放弃搭中国经济发展便车的机会,却将选择以政治关系的淡化来稀释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这会使中国东盟关系表现出更强的政经分离,而更为悲观的前景则是这种情形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常态。

## 结 语

中国崛起的同时,东盟在各方面的建设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为世界所认可,这虽然没有引起中国的足够关注,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盟的自我认知并进而引起东盟对外战略的调整。虽然还不能认为东盟已经放弃了冷战后形成的大国平衡战略,但其以“战略性疏远”逆向调整对华关系来维护大国平衡结构的策略,成为中国推动与东盟关系建设必须考虑的东盟变量。它提醒中方关注东盟与其他大国关系的进展状况,因为在其他大国与东盟关系没能取得明显进展的情况下,中国单方面加强与东盟关系的努力会使东盟不得不加大战略性疏远的力度,使中国东盟关系的政经分离更加突出。因此,中国有必要对当前以强化经济相互依赖为导向的中国东盟合作倡议做进一步的思考。

(感谢王伟同学为本研究资料收集所做出的努力)

注释:

- [1]陈翔《越南与中国东南亚外交突破的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5年第2期,第58-72页。
- [2]刘霏《东盟及东盟各国南海政策解析》,《理论月刊》2015年第5期,第180-184页。
- [3]曹云华《新型的中国东盟关系: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当代世界》2015年第3期,第26-28页。
- [4]Cheng-Chwee Kuik, Nor Azizan Idris, and Abd Rahim Md Nor, “The China Factor in the U.S. ‘Reengagement’ With Southeast Asia: Drivers and Limits of Converged Hedging”, *Asian Politics & Policy*, Vol. 4, No. 3 (2012), pp. 315-344.
- [5]ESCAP, *Asia-Pacific Trade and Investment Report 2014-Recent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2014.
- [6]ASEAN Secretariat, *ASEAN Community in Figures-Special Edition 2014*, p. 85.
- [7]陈丽霜《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基于引力模型“多国模式”与“单国模式”的实证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15年第5期,第85页。
- [8]Kim Min-hyung, “Why Does A Small Power Lead? ASEAN Leadership in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Pacific Focus*, Vol. XXVII, No. 1 (2012), pp. 111-134.

---

① 事实上,东盟对中国并不是完全信任。例如,有东盟学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要通过互联互通建设形成一个“中心—外围”结构。见 David Arase, “China’s Two Silk Roads: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SEAS perspective*, No. 2, January 22, 2015.

- [9]2015 Kuala Lumpur 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Community , <http://www.asean.org/news/item/27th-asean-summit-kuala-lumpur-malaysia-18-22-november-2015> , 2015-11-25.
- [10]贺圣达 《东南亚地区战略格局与中国-东盟关系》,《东南亚南亚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1-10 页。
- [11]王森 《战略探源: 东盟大国平衡外交的缘起》,《战略决策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31-45 页。
- [12]王玉主 《RCEP 与东盟“中心地位”》,《国际问题研究》2013 年第 5 期,第 46-59 页。
- [13]Jian Yang, “Japan’s decline relative to China: Scenarios and implications for East Asia” , *Political Science* , Vol. 62 , No. 2 ( 2010) pp. 146-165.
- [14]Evelyn Goh,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32 , No. 3 ( 2008) , pp. 113-157.
- [15]王玉主 《“要约-回应”机制与中国东盟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10 期,第 53-72 页。
- [16]刘振民 《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营造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国际问题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11-16 页。
- [17]叶刘刚、白福臣、尹萌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变迁: 1992—2012》,《东南亚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33-41 页。
- [18]张蕴岭 《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1 期,第 5-25 页。
- [19]Scott L. Kastn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Vol. 56 ( 2012) , pp. 163-177.
- [20]Gilbert Rozman,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nd Sino-centrism” ,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Vol. 13 , No. 1 ( 2012) , pp. 143-153.
- [21]周方银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 年第 5 期,第 4-32 页。
- [22]李明江 《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 透视中国-东盟关系》,《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28-38 页。

[责任编辑: 赵海立]

## **The China-ASEAN Relationship under the Rise of ASEAN Background: Self-Awareness Changes and Foreign Strategy Adjustments**

WANG Yu-zhu

(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007)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in 2010 ,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have developed sustainably , but the growing concern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become a bottleneck to deepen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AS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dentity changes imply that ASEAN has experienced a rise proces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he rise of ASEAN changes its self-awareness , and induces the strategies adjustment to deal with relations with major powers. Specifically , ASEAN choosing a more positive “strategic alienation” means to balance major powers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regional “central role”. An obvious manifestation is while the relations with other major powers have significantly lagged behind , ASEAN uses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to balance the increasingly clos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with China. The above strategy adjustment is a great challenge to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and measures proposed by China to deepen China-ASEAN relations. In the future , the binding function of economic benefits will continue weakening and China needs innovative cooperation ideas to promot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s.

**Key words:** the rise of ASEAN , self-awareness changes , strategic alienation , China-ASEAN relationship